

经典
名著

JingDianMingZhu

时代文艺出版社

家庭图书馆
JIATINGTUSHUGUAN

名作家 大视角 好作品
MINGZUOJIA DASHIJIAO HAOZUOPIN

二十世纪的历史长镜头 百年社会变革的窗口

闻一多散文全集



347

闻一多诗文名篇

梁 鸿 编选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编选说明	1
红 烛	
红烛	1
李白之死	4
剑匣	12
西岸	21
雨夜	25
雪	26
睡者	27
黄昏	29
时间底教训	31
二月庐	32
印象	33
快乐	34
美与爱	35
诗人	37
风波	39
回顾	40
幻中之邂逅	41
志愿	42

失败	43
贡臣	44
游戏之祸	45
花儿开过了	46
十一年一月二日作	48
死	50
深夜底泪	52
青春	54
宇宙	55
国手	56
香篆	57
春寒	58
春之首章	59
春之末章	61
钟声	63
爱之神	64
谢罪以后	65
忏悔	67
黄鸟	68
艺术底忠臣	70
初夏一夜底印象	72
诗债	74
红荷之魂	75
别后	77
孤雁	79
太平洋舟中见一明星	83
火柴	85

玄思	86
我是一个流囚	87
寄怀实秋	89
晴朝	91
记忆	93
太阳吟	94
忆菊	96
秋色	99
秋深了	103
秋之末日	105
废园	106
小溪	107
稚松	108
烂果	109
色彩	110
梦者	111
红豆	112
死 水	
口供	127
收回	128
“你指着太阳起誓”	129
什么梦?	130
大鼓师	131
狼狈	134
你莫怨我	135
你看	137
也许	139

忘掉她	140
泪雨	142
末日	143
死水	144
春光	146
黄昏	147
我要回来	148
夜歌	150
心跳	151
一个观念	153
发现	154
祈祷	155
一句话	157
荒村	158
罪过	161
天安门	162
飞毛腿	164
洗衣歌	165
闻一多先生的书桌	167
真我集	
读沈尹默《小妹》! 想起我的妹来了也作一首	169
雪片	171
朝日	172
忠告	173
率真	174
志愿	175
伤心	177

一个小囚犯	178
所见	181
南山诗（古诗今译）	182
晚霁见月	184
集 外	
醒呀!	185
爱国的心	187
叫卖歌	188
纳履歌	190
答辩	192
相遇已成过去	193
奇迹	195
园内	198
渔阳曲	213
七子之歌	220
长城下之哀歌	224
笑	232
大暑	234
闰中曲	236
我是中国人	238
故乡	242
抱怨	244
鸟语	245
秦始皇帝	247
贡献	248
散 文	
闻多	249

青岛	250
愈战愈强	252
画展	255
可怕的冷解	258
一个白日梦	261
五四断想	264
“一二·一”运动始末记	266
谨防汉奸合法化	269
最后一次的讲演	271
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	274
复古的空气	278
关于儒·道·土匪	283
从宗教论中西风格	288
妇女解放问题	294
文学的历史动向	299
龙凤	305
人民的诗人——屈原	309
新文艺和文学遗产	312
战后文艺的道路	314
《女神》之时代精神	320
诗的格律	329
艾青和田间	337
致闻家驊 (1918.5.12)	339
致父母亲 (1919.5.17)	341
致父母亲 (1922.4.13)	344
致梁实秋 (1922.6.22)	346
致吴景超、顾毓琇、翟毅夫、梁实秋 (1922.7.29)	350

致梁实秋、吴景超 (1922.9.29)	354
致闻家骅、闻家驷 (1922.10.15)	358
致父母亲 (1922.10.28)	361
致吴景超、梁实秋 (1922.10.30)	363
致父母亲 (1923.1.14)	365
致梁实秋 (1923.1.21)	367
致闻家驷 (1923.3.25)	369
致闻家驷 (1925.8.11)	372
致梁实秋 (1926.1.23)	373
致左明 (1928.2)	375
致朱湘、饶孟侃 (1930.12.10)	377
致饶孟侃 (1934.1.11)	379
致高孝贞 (1937.10.26)	381
致高孝贞 (1938.4.30)	383
致臧克家 (1943.11.25)	386
致闻家骅 (1946.2.22)	389

红 烛

蜡炬成灰泪始干

——李商隐

红烛啊！
这样红的烛！
诗人啊！
吐出你的心来比比，
可是一般颜色？

红烛啊！
是谁制的蜡——给你躯体？
是谁点的火——点着灵魂？
为何更须烧蜡成灰，
然后才放光出？
一误再误；
矛盾！冲突！

红烛啊！
不误，不误！
原是要“烧”出你的光来——
这正是自然底方法。

红烛啊！
既制了，便烧着！
烧罢！烧罢！
烧破世人底梦，
烧沸世人底血——
也救出他们的灵魂，
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红烛啊！
你心火发光之期，
正是泪流开始之日。

红烛啊！
匠人造了你，
原是为烧的。
既已烧着，
又何苦伤心流泪？
哦！我知道了！
是残风来侵你的光芒，
你烧得不稳时，
才着急得流泪！

红烛啊！
流罢！你怎能不流呢？
请将你的脂膏，
不息地流向人间，
培出慰藉底花儿，

结成快乐底果子！

红烛啊！

你流一滴泪，灰一分心。

灰心流泪你的果，

创造光明你的因。

红烛啊！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李白之死

世俗流传太白以捉月骑鲸而终，本属荒诞。此诗所述亦凭臆造，无非欲借以描画诗人底人格罢了。读者不要当作历史看就对了。

我本楚狂人，
凤歌笑孔丘。

——李白

一支龙烛已烧得只剩光杆两枝，
却又借回已流出的浓泪底余脂，
牵延着欲断不断的弥留的残火，
在夜底喘息里无效地抖擞振作。
杯盘狼藉在案上，酒坛睡倒在地下，
醉客散了，如同散阵投巢的乌鸦；
只那醉得最狠，醉得如泥的李青莲
(全身底骨架如同脱了榫的一般)
还歪倒倒的在花园底椅上堆着，
口里喃喃地，不知到底说些什么。
声音听不见了，嘴唇还喋着不止；

忽地那络着密密红丝网的眼珠子，
(他自身也像一个微小的醉汉)
对着那怯懦的烛焰瞪了半天：
仿佛一只狮，发见了一个小兽，
一声不响，两眼睁睁地望他尽瞅；
然后轻轻地缓缓地举起前脚，
便迅雷不及掩耳，忽地往前扑着——
像这样，桌上两对角摆着的烛架，
都被这个醉汉拉倒在地下。

“哼哼！就是你，你这可恶的作怪，”
他从咬紧的齿缝里泌出声音来，
“碍着我的月儿不能露面哪！
月儿啊！你如今应该出来了罢！
哈哈！我已经替你除了障碍，
骄傲的月儿，你怎么还不出来？
你是瞧不起我吗？啊，不错！
你是天上广寒宫里的仙娥，
我呢？不过那戏弄黄土的女媧
散到六合里来底一颗尘沙！
啊！不是！谁不知我是太白之精？
我母亲没有在梦里会过长庚？
月儿，我们星月原是同族的，
我说我们本来是很面熟呢！”
在说话时，他没留心那黑树梢头
渐渐有一层薄光将于幕烘透，
几朵铅灰云彩一层层都被烘黄，

忽地有一个琥珀盘轻轻浮上，
(却又像没动似的)他越浮得高，
越缩越下；颜色越褪淡了，直到
后来，竟变成银子样的白的亮——
于是全世界都浴着伊的晶光。
簇簇的花影也次第分明起来，
悄悄爬到人脚下偎着，总躲不开——
像个小狮子狗儿睡醒了摇摇耳朵
又移到主人身边懒洋洋地睡着。
诗人自身的影子，细长得可怕的一条，
竟拖到五步外的栏杆上坐起来了。
从叶缝里筛过来的银光跳荡，
啮着环子的兽面蠢似一朵缩菌，
也鼓着嘴儿笑了，但总笑不出声音。
桌上一切的器皿，接受复又反射
那闪烁的光芒，又好像日下的盔甲。

这段时间中，他通身的知觉都已死去，
那被酒催迫了的呼吸几乎也要停驻；
两眼只是对着碧空悬着的玉盘，
对着他尽看，看了又看，总看不倦。
“啊！美呀！”他叹道，“清寥的美！莹澈的美！
宇宙为你而存吗？你为宇宙而在？
哎呀！怎么总是可望而不可即！
月儿呀月儿！难道我不应该爱你？
难道我们永远便是这样隔着？
月儿，你又总爱涎着脸皮跟着我；

等我被你媚狂了，要拿你下来，
却总攀你不到。唉！这样狠又这样乖！

月啊！你怎同天帝一样地残忍！
我要白日照我这至诚的丹心，
狰狞的怒雷又砰訇地吼我；
我在落雁峰前几次朝拜帝座，
额撞裂了，嗓叫破了，阖闾还不开。
吾爱啊！帝旁擎着雉扇的吾爱！
你可能问帝，我究犯了那条天律？
把我滴了下来，还不召我回去？
帝啊！帝啊！我这罪过将永不能赎？
帝呀！我将无期地囚在这痛苦之窟？”
又圆又大的热泪滚向膨胀的胸前，
却有水银一般地沉重与灿烂；
又像是刚同黑云碰碎了的明月
溅下来点点的残屑，眩目的残屑。
“帝啊！既遣我来，就莫生他们！”他又讲，
“他们，那般妖媚的狐狸，猜狠的豺狼！
我无心作我的诗，谁想着骂人呢？
他们小人总要忍心地吹毛求疵，
说那是讥消伊的。哈哈！这真是笑话！
他是个什么人？他是个将军吗？
将军不见得就不该替我脱靴子。
唉！但是我为什么要作那样好的诗？
这岂不自作的孽，自招的罪？……
那里？我那里配得上谈诗？不配，不配；

谢玄晖才是千古的大诗人呢！——
那吟‘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的
谢将军，诗既作的那么好——真好！——
但是那里像我这样地坎坷潦倒？”
然后，撑起胸膛，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只自身的影子点点头，再没别的同情？
这叹声，便似平远的沙汀上一声鸟语，
叫不应回音，只悠悠地独自沉没，
终于无可奈何，被宽嘴的寂静吞了。

“啊‘澄江净如练，’这种妙处谁能解道？
记得那回东巡浮江底一个春天，——
两岸旌旗引着腾龙飞虎回绕碧山，——
果然如是，果然是白练满江……
唔？又讲起他的事了？冤枉啊！冤枉！
夜郎有的是酒，有的是月，我岂怨嫌？
但不记得那天夜半，我被捉上楼船！
我企望谈谈笑笑，学着仲连安石们，
替他们解决些纠纷，扫却了胡尘。
哈哈！谁又知道他竟起了野心呢？
哦，我竟被人卖了！但一半也怪我自身？”

这样他便将那成灰的心渐渐扇着，
到底又得痛饮一顿，浇熄了愁底火，
谁知道这愁竟像田单底火牛一般：
热油淋着，狂风扇着，越奔火越燃，
毕竟谁烧焦了骨肉，牺牲了生命，